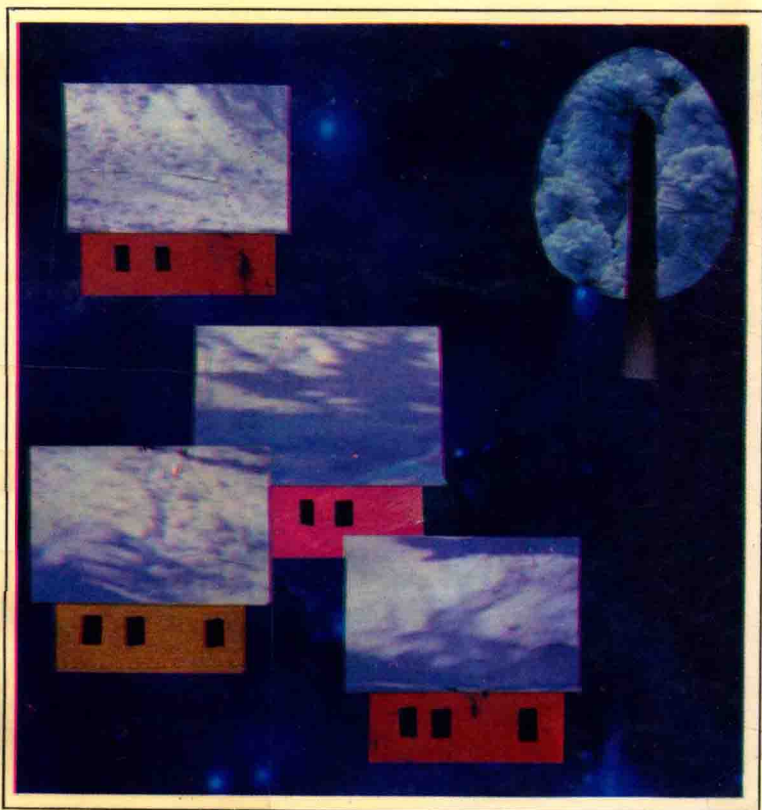


关东旅游文化小丛书
吴广孝 / 陈葵光 / 主编

关东冰雪趣话

● 曹保明





松花江树挂

在北风呼啸的隆冬季节，北国江城吉林却到处盛开着“冰花”。

这就是驰名中外的吉林雾凇。

雾凇，俗名树挂，每到隆冬时节，树挂便爬上沿江树木的枝条，风儿吹去，就象白丝银发，在空中抖动。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故事呢。

传说，很早很早以前，松花江边有一位老妈妈，老伴死得早，她领着三个女儿过日子。这时候，孩子小，她还年轻，丈夫的死，使她没了主心骨，一天到晚光愁，光哭。可当她看着三个姑娘六只黑眼珠，可怜巴巴地望着自己，就把心一横，决心好好地活下去，把孩子拉扯大，既对得起活的，也对得起死的。

从此，她没黑没白地干，给人当保姆，看孩

子，缝穷，挣点钱养活三个孩子。光阴在流逝，随着老妈妈春夏秋冬的奔波，三个孩子渐渐地长大了，一个个都出落得格外漂亮，老妈妈心里多乐呀，于是登门说亲的人都踩扁了门坎子。

大姑娘嫁出去了。

二姑娘嫁出去了。

又过了几年，三姑娘也嫁出去了。

可是，等到老姑娘出了门，老妈妈也年过花甲了，脸上布满了蜘蛛网，两鬓也挂满了白霜，活也干不动了。

老妈妈没有儿子，只好轮流到三个女儿家生活。

可是轮到大姑娘家，妈没到，大姑娘就准备好一堆脏衣裳，等着妈来洗；二姑娘呢，妈未到，就准备好了筐，等着妈来上山挖野菜，回来煮猪食；三姑娘呢，妈没轮到这儿，她就备好了镰刀，等着妈来打草，喂牲口……

三个女儿啊，可惜一个赛一个地算计着年老的妈妈。

一晃几年过去，女儿们又生了孩子，老妈妈不管到谁家，都要看孩子做饭，这还不算，得让妈妈吃饱啊！

转眼，老妈妈更老了，背驼了。

头发白苍苍了。

这一年，快过年啦。

姐妹们商量，让妈妈在每人家住一天，过去是住一个月，因过年前后家家有好吃的，要轮流

接纳这个“多余”的人。

阴历二十八，老妈妈来到大姑娘家，爬上炕还没坐稳，大女儿端来一碗涮锅水，说：“喝了，痛快走！老二家杀年猪呢……”老妈妈眼含热泪，爬下炕，往二女儿家走。因大女儿家离二女儿家20里，走到那儿正好是晚上，所以要提前催妈走。

老人流着泪，脚又疼，走到二女儿家，已是第二天早上啦。

到了二女儿家，刚刚爬上炕，二女儿端来一碗炒包米粒子，说：“大姐家给你的稀，我给你的干！吃吧，吃完快走。三妹家正包饺子呢……”

老人牙早掉光了，望着包米花，一个也不敢照量。

她忍着泪，爬下炕。

出了门，往三女儿家走。

这时，天渐渐地黑了，北风卷着尘土，满天飞扬，卷动着老人的白发，在风中，抖动着。老人也不想上三女儿家去了。过年了，上谁家去都是个麻烦。于是，她自己沿着大江，冒着寒风，独自地走着。

一晃，三十，除夕。

一晃，初一，十五。可是，三个女儿再也没见妈妈的面。

邻居们却惊奇地发现，自从老妈妈出走的那几天，沿江出现一种奇怪景色，江沿边所有树的枝条，都白了，挂着一层白霜，当风儿轻轻吹动

枝条，远远望去，多象老妈妈那满头银发啊……

人们望着这一片片银枝条，不禁想念起老妈妈，增加了对不孝女儿的恨。

其实，这只是一个故事，是人们通过吉林树挂这样一个自然现象，发出的对母亲的爱，和对不孝敬老人现象的恨。而吉林树挂的真正形成却另有因由。

树挂、雾凇，是由雾、水气冻结而成的，是凝聚在地面物体迎风面上呈针状和粒状的乳白色疏松的微小冰晶或冰粒，远远看去，就象一层霜，薄薄地涂在枝条上。吉林市的雾凇，是属于晶状雾凇，是由于松花江上游大坝的冰层高于冰点，使从丰满到九站这一段江面不冻而引起的。过去，吉林市也有雾凇，但不太壮观，可也比别的省份，如黑龙江的哈尔滨时间长，而如今，就是在 -40°C 的数九严冬，暖水江面仍然源源不断地蒸发着水气，特别是年前年后那寒冷的日子里，吉林的树挂尤为壮观奇丽，被中外旅游专家定为中国的四大奇观之一。

请朋友们到这儿来吧，领略一下吉林的奇特风光，听一听那感人肺腑的传说，定会给你留下美好的记忆。



老冬狗子

关东，寒风冷雪的故事成串。

可是，关于长寿老人的故事又特别独特。为什么？

因为这里有冰，因为这里有雪。

任何一个民族都尊重老人，尤其是年岁大、寿路长的老人，民间称他们为“寿星”、“福星”、“吉星”；在西方，则被称为圣诞老人。

西方盛过圣诞节。圣诞节，亦称“耶稣圣诞瞻礼”“主降生节”。是基督教的重要节日之一。《圣经》中无耶稣诞生日期的记载。教会规定于每年 12 月 25 日为此节。东正教和其它东方教会由于历法不同，其 12 月 25 日相当于公历 1 月 6 日或 7 日。

在这里我们应注意到，无论历法有何不同，12

月和 1 月都是在冬季，天气是寒冷的。那么，能否说这是个寒冷日子里的节日呢。

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圣诞老人。

请读者们注意，西方社会是这样介绍圣诞老人的。据《宗教词典》356 页记载：圣诞老人 (Santa Claus) 西方童话故事人物。一般传为白须红袍的老人，于每年圣诞节夜，驾鹿橇自北方来，由烟囱进入各家，把糖果、玩具等礼物放在挂于炉前的新长袜内送给儿童。

还有一种说法，圣诞老人是小亚细亚每拉城主教尼古拉的化身。西方国家在圣诞节时，有扮演圣诞老人分送礼物的习俗。

这个传说中的人物“白须红袍”，“驾鹿橇”，自“北方”来，而且自“烟囱”进入各家。在这里，圣诞老人的形象不是已经再明确不过的吗，白须一是象征老人的年岁之大；而“橇”又正是冰雪季节里的交通工具；北方，显然是“寒冷”的圣地的代名词；至于从烟囱进入各家，不正是记录了热和冷，夏和冬的区别吗。

显然，这位神秘的老人是冰雪的化身，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冰雪文化的产物。然而，他是人们看不见的幻想中的人物，有时难免找人扮演来增添圣诞节的热闹气氛。可是，在关东、在北方，我们却有自己的“圣诞”老人，那就是山里的老冬狗子。

老冬狗子何许人也？

据《桦甸县志》载：“老冬狗子是年久住山里，

放山狩猎，淘金挖参拣蘑菇的以山为生活者，穴居野处久以山洞为家，寒尽不知年，自忘年岁。”也有人称他们为“老把头”。以上文献还记载“山里的老把头者，系山里长生不死的人，能知道过去和未来，更详细山里情形，掌理山中事故的一个最慈祥的神人。”

《打牲乌拉志典》又载：

“同治年间，本署贡进冬鱼，差派捕鱼厢的旗委骁骑校六喜压车。至都呈进讫。嗣在都城珠宝市大街，办买货物遇一老叟，年近八旬，骨格清奇，丰姿秀雅，向吴六喜言之曰：‘汝关东人也。’喜曰‘诺。’老叟由袖间取出信一封，寄嘱之曰：‘汝将书带至本籍其塔木东南黑鱼洞处，高声传喧曰：有书到来，大呼三声，自有接书人也。’”

翻阅东北各类经典古籍，随处可见此类记述。那么，这些老人是什么人？不正可谓西方世界的“圣诞”老人吗？而且，比西方的圣诞老人还可爱、可喜、可亲；既实际、又具体地生长在我们的身边。关东的民间盛行老人节，每到老人节或年节，各处都把年岁大的老人请来，坐于高处，让儿女们敬孝。朝鲜族著名的民歌《妈妈祝您长寿》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而在东北的民俗中，如梦中梦见高寿老人，就为有福有财，特别是白胡子老头。同时，山里放山、狩猎、挖参、淘金之人又视他们为“老把头”，相信他们随时能来保佑自己。每遇危难，希望这些老人出面解救。

而事实上，在东北山里从事各项活动的人，老把头又都是这样的老人：高大，寿长，健壮。

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就是北方的冰雪优势，“老冬狗子”就是神秘的北方冰雪神人。

冬狗子，是这里的人们对这些高寿老人的“尊称”；“冬”是指他们专在寒冷的冰雪中出没；“狗”是人们对他们造成的历史的歌颂和对他们生存的顽强毅力和性格的称赞和赞美。

冬狗子又叫“洞狗子”，指这些人在山洞、地枪子、地窖子中生存。北方指北纬 $38^{\circ}\sim 42^{\circ}$ 之间的广大的东北亚地区，这里常年气候寒冷，古人就有“居穴”之习，在寒冷、潮湿的气候中诞生、长大。据中医介绍，人在寒带易延长寿命，这是指寒冷本身能使人身体的各个器官增加抵抗力。这是一种科学的论断。

叫“老把头”、“老冬狗子”、“老洞狗子”的人，往往都是嗅觉灵敏而且灵活善走。山外的年轻小伙子走路，往往赶不上这些百岁出头的老人。这说明了他们的呼吸系统、筋络非常发达。这不能不是北方的寒冷的冰雪造就出的关东奇人。

植物有“灵”，冰雪和地气可以使人产生智慧，那就是生存在寒冷之中的先民们要抵抗寒冷，于是靠运动去生存，于是，关东的地理山川，河流气候，风雪和冰霜造就和养育出一种聪明的生灵来，这就是东北的“老冬狗子”这种优质的人种。

他们的吃食也与众不同，一年四季饮用的“大碗茶”，就是冬季采来的“五味子”，用麻袋装

好，悬挂在地坎子里的梁上。严冬，当北风呼啸，四野雪白，他们出不了屋，就在火炕上燃着火盆，手捏老白干，从麻袋里抓一把五味子，盛上一勺子椴树蜜，倒在盛五味子的大海碗里，冲上一壶开水，吱吱地喝着这种又酸又香又甜又苦的“关东老山茶”。于是，这里的人们，产生了一股和寒冷白雪为伴的特殊的恋情，关东白雪情。这里的人们已离不开白雪，寒冷也就离不开这里的人们啦。

你想结识一下这里的老冬狗子吗，请到神秘的北方来吧。





油炸冰溜子

东北的冰雪文化反映在饮食文化上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其中油炸冰溜子，流传甚广。

从前，东北民间饭馆子挂几个幌很有说道，往往是一到四个幌。挂一个幌是罗圈小幌，表示只能做点小伙食；挂两个幌，要能做地方上的各道炒菜；挂仨幌，那要南北大菜都能拿得出手；至于挂四个幌可就了不得了，那要点啥来啥，不会可不行。

传说，有一个老汉开了一个饭店，把他的一个侄儿找来当跑堂的。老头的这个侄儿对挂几个幌毫不在意，有一天趁老汉不在家，他把四个幌都挂了出去。

不一会儿，客人们南来北往地走了进来。这

时，门一开走进一个老头。这老头，看上去足有九十多岁了，穿的是又破又烂，往那一坐，等着给上酒上菜。可是，老头的侄儿一看老头这副模样，也没把人家放在心上，光顾忙活别人，把老人冷落起来。

老人说：“你们卖不卖饭了？”

小伙说：“卖。你能吃得起吗？”

把老人气得直翻白眼。

这时，门突然开了，走进一个穿着皮大氅的富贵人家公子哥，跑堂的立刻迎上去，围着人家转。

并连连问：“吃啥？喝啥？”

那人说：“你挂几个幌？”

“四个。”

“那就是要啥有啥？”

“当然。”

“好。给我来个油一炸一冰一溜一子一！”

“什么？”这跑堂的连听都没听过这道菜，立时傻了眼啦。

那个富贵人家的子弟一见，这可来了劲，手一挥招来几个随从，说：“把幌子和店堂，给我狠狠地砸。”

“慢！”

这些人刚要动手，就听有人喝问了一声。大伙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穿着破长衫的老头子。小跑堂的一看，这不是自己始终不理人家的那个老人吗。

那富贵子弟问：“你是谁？”

老汉说：“是我。”

“你为啥不让砸，难道你会做油炸冰溜子？”

“不会做也不敢挂四个幌。”

“这么说，你是这饭店的后台老掌柜啦！”

“正是。”

“好！那么来这道菜吧！”

这帮家伙气势汹汹坐了下来。老汉对愣在一旁的小跑堂的喝道：“还站着干什么？去，给我拿一个盆来。”

小跑堂的到这时才象从大梦中醒来一样，急忙忙到后屋取来一个铜盆递给了老汉，老汉接过盆推门走了出去。

这时，外面北风呼啸，冰天雪地，大片的雪花从空中飘洒下来。

饭店的房檐下，一排排的冰溜子，长短不一地排列在那里。这就是北方人常见的“檐冰”。这些晶莹的冰溜，在白雪的映照下，更加白晶耀眼，十分美丽。

老汉来到房檐下，举起铜盆，在窗前猛地一扫，哗啦一声，一些粗细相当的冰溜子落在盆中。老汉端盆进了屋，用手在里面一搅，冰溜子立刻断成糖块大小的块块，他抓来一把白面撒在盆里。然后把盆左右一晃，盆里的冰疙瘩立刻变成一个一个小面块。

接着，老汉来到厨房。

那儿，一锅油已烧开。老汉麻利地把这些面

块倒进滚油里。转眼间，一盘子黄乎乎的“菜”端了上来。那帮家伙们围上来，挟起一个一咬一股白气，连连叫好吃。这就给这饭店的小跑堂的下台啦。这时，饭店的掌柜的回来了，小跑堂的把事情的前后经过一说，老掌柜心里很是感激，说：“快去找找那老者！”

小跑堂的跑出去，在茫茫的风雪中，那老汉早已不知去向。

老掌柜说：“侄儿，记住这个教训吧！今后开饭店不能以衣貌取人。再就是，不会办的事不要装会。这老汉是神仙吧，他是来点化咱啦！”

当下，这小饭店摘下了二个幌。可是“油炸冰溜子”这道菜却在东北民间流传下来，吃起来别俱风味。





冰灯的来历

传说，这是很早很早年以前的事了。

有这么一对老两口。

他们没儿没女，孤苦零丁地住在关东山里。老头呢，就靠种点烟麻、粮豆过日子，老太太呢，就靠生点豆芽，一早一晚地到山下的镇子里卖一卖。两个老人就这么维持生活。

这一年，来到年关了。

俗话说，来到年穷人富人都得过呀。可是，这老两口太穷了，穷得过了三十就过不了初一，无奈三十晚上还得忙着生豆芽，等初一早上好去卖。

这天晚上，是大年午夜。

家家灯火辉煌，鞭炮齐鸣。唯有这老两口家，死气沉沉，老两口还在外屋地忙乎着洗豆子，泡豆芽。

那时，他家也没有灯呀。

可老头手巧，他灵机一动，就把挑水用的水桶扣过来，底子当灯台，把桶扣在门口樟子上，照亮生豆芽。

一会儿，水不够了。

老太太说：“我说你呀，去挑挑水。”

“好吧。”

老头说着，搓搓冻僵的手就去摘水桶。当年别说桶，老两口家的碗盆、勺子、铲子，什么什么都是用山里的木头制作的。可是，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当老头伸手去摘桶时，一不小心，木桶咣啷一声从樟子上掉下来，可是，樟子上却还留下一个和桶差不多大小的晶莹的冰壳。原来，这是木桶里的水遇到寒冷迅速结了一层冰，而当老人摘时一晃，那冰壳完整地剩下扣在樟子上。

老头简直看呆了。就喊：

“屋里的，快来看看！”

老太婆也跑出来，一看，笑了。说：“真是冰桶。”

老头说：“这是老天爷给咱们的宝物。可是，能干啥用呢？”

还是老太婆来的快，说：“老头子，我看这玩艺当个灯罩准行。又透亮，又挡风。”

“中！中！”

于是，老太婆就把这冰壳里放上油碗子，老头把这灯悬挂在他家的门口，他就去挑水了。

等他回来一看，喝，这冰灯更漂亮了，原来

巧手老太婆又剪了两只小梅花鹿贴在冰灯上，打眼一看，漂亮极了。再由于冰本身就晶莹明亮，被灯光一照，更加耀眼，比原先的油灯亮了好几倍。

也该着这老两口有福。

这天夜里，有一个人路过这儿。

谁？原来是东巡到关东的乾隆爷。

乾隆在大城市呆惯了，就想在外边过过年，于是就来到了祖宗发兴之地关东山下的松花江边。大年三十夜里，他喝退左右，一个人披上一件老皮袄，到屯子里游荡去了。

他走呀看呀，家家户户都挺热闹，可就有一家，咋一点动静也没有呢？再一看，喝！这家点的是什么灯呢？白光光，红微微，又神奇，又好看，他当皇帝的长这么大可也没见过呀。于是，他信步来到了老两口家。

当时，老两口正厥着屁股毛腰洗豆芽，也不知来的是皇上。

乾隆问：“过年了你们还忙乎？”

老太太说：“不忙乎谁给饭吃。”

老头说：“就这么忙还过不去年呢。”

乾隆说：“你门口这是啥灯啊？”

“哼！有啥灯啊，这疙瘩除了冰就是雪的。”

乾隆点点头。又说：“过年了，你家咋不贴对联呢？”

老头、老太太一齐说：“一忙就忘了贴了。再说，也没人会写。”

乾隆正闲急难忍，他是有名的“笔馋”，心中